

书海一瓢

永不要忘记

很多时候我们确实不能相信,至今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有许多地方被战争笼罩。战争像一个不可治愈的毒,盘踞在有些人心里,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。无人预知何时何地,这种毒又会故态复萌,带给无辜者无尽的苦难。每当战火停息,人们歌舞升平,一切似乎过去,世界的秩序重新建立,很少有人再去反思战争的阴影。海因里希·伯尔的《一声不吭》用一对战后夫妻的婚姻悲剧提醒我们,面对这万劫不复的战争毒,我们不能“一声不吭”。

战后的德国一片废墟。小职员博格内尔和妻子克特、三个孩子挤在一间公寓里,不堪生活压力的博格内尔甚至靠殴打孩子缓解心理压力。迫不得已他离开家四处寻找住处,隔一段时间再找地方和克特幽会。表面看来这是一篇爱情小说,博格内尔为了和妻子能够在一家旅馆待上一天,四处借钱、费劲周折。妻子克特期待和爱人相聚,却又担心自己怀孕增加生活负担。两个人在一起吃一顿早餐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望。作者刻意复制两位主人公历经的各种情景,从而让读者和人物一起,感受这个过程的压力、无奈和渴望。实际上,我们透过这两位小人物的尴尬境遇,看到的是战争的罪恶、宗教的虚伪、人情的冷暖。博格内尔之所以成为浑天度日、酗酒、赌博、不顾家庭的人,和他曾是战场上一名接

线员不无关系。他对妻子说:“我认识一个少尉,他在给女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引用里尔克的诗歌。我几乎死去,但终究死里逃生。也有人写唱歌,但大部分人在电话里通报死讯……怪不得人们是按照伤亡的数字计算战果的。”这些记忆的残片,打碎了他对生活的幻想,战争带来的经济匮乏使他穷困潦倒。他其实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们,但穷困的生活使得他负担不起这份亲情,他只能选择逃避。

这篇小说打动我的还有细节。用这个词汇谈论大师的作品显然有些拙劣,但我实在无法回避对这篇小说细节的迷恋。“从袋子里掏出一支皱瘪瘪的香烟,慢慢把它捏捏平直,然后打起火来。”博格内尔的穷困顿然显现。博格内尔和克特相继走进一家小咖啡馆,他们不约而同地赞美咖啡的味道。看似闲笔却一语写尽俩人15年相濡以沫的生活和感情,让人禁不住怦然心动。尤其是克特找神父忏悔一段,让我很长时间都为克特难过。神父不时看着钟表,克特的虔诚遭遇神父的漫不经心,废墟时代精神世界的荒凉暴露无遗。克特的家庭没有出路,她的精神生活同样没有出路。她的美,她对于爱情的忠诚,她对生活的一切期许在那个瞬间都变得虚妄和荒诞,小人物的婚姻悲剧也因此成为了一代人甚至是全人类的悲剧。小说写

到两人相约不再相见,博格内尔追随着自己的妻子,他远远跟着,不敢近前。“而我呢,时而俯身,时而弯腰,当她的帽子一下子看不见了时,我心头隐隐作痛”,博格内尔放在克特额头的手,克特听到别人的一条狗都单独住一个房间时的愤怒,她拒绝和丈夫像妓女一样偷偷会面的眼泪,这些细节,让我心头也总“隐隐作痛”。

评价这部小说的技巧其实不难。显而易见,作者在很多地方用心良苦,比如男女主人公分别出场的叙述方式,比如一些隐喻、象征、意识流手法的运用。明明是写战争带给人类的苦难,却又别出心裁地在圣母像和圣约瑟像下着意写那个横幅“赐予人类以和平”。极具讽刺意味。小咖啡店里的傻子,什么都不懂,却能听见祈祷,而事实上,诸神退位,信仰缺失,只有傻子还相信那个无所不在的至上。但作者显然并没有善罢甘休,小说结尾,忧愁的妻子在博格内尔的视线中消失,博格内尔因为悲伤和忘情忘记了手中的工作,此时此刻,他那句随口而来的“回家”,悲怆幽咽,这看似温情脉脉的笔触,使这篇小说始终弥漫着悲悯的气息,驱之不散。

小说中那位黑人歌手唱道:“不管怎样……我一声不吭!”为什么选择沉默,为什么放弃发言?我对此不能理解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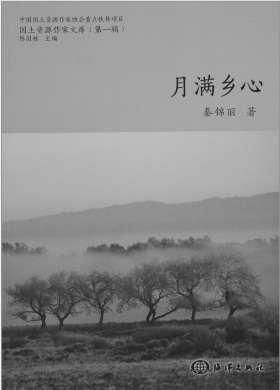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这个世界的毒,无论何时何地,我们都该说些什么。有些事,不能忘。

作者海因里希·伯尔(Heinrich Boll),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,1917年出生在科隆一个雕刻匠的家庭,1937年中学毕业后,曾在波恩一家书店里当过学徒。1939年在科隆大学学习,不久即应召入伍,曾在战俘集中营里待了几个月。6年战争生活的种种经历,成为伯尔早期创作的主要题材。早于1947年,伯尔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篇作品。他试图通过战争的描写,揭露和批判德国法西斯的滔天罪行,旨在帮助德国人民认识战争的罪恶。

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,伯尔着力描写小职员、小商贩、手工业者、民间艺人和孤儿寡妇等一些“小人物”的遭遇。他们终日苦闷彷徨,有的甚至挣扎在饥饿线上苟延残喘。《一声不吭》(1953)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有人把这部作品称为“废墟文学”的代表作之一,我在质疑的时候,看到有人这样评价伯尔: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伯尔的思想倾向。他的爱憎十分分明,对西德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提出了责难,并且批判了反犹军国主义的思潮。有的评论家把伯尔这一时期的作品归入‘不顺从文学’之列。”我对“不顺从”这个概念十分认同。对于这个世界的毒,顺从即是罪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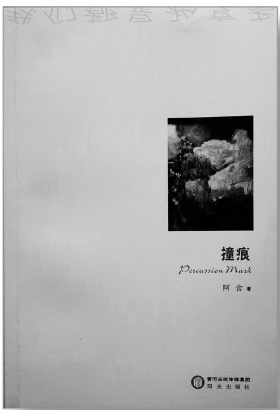
秦锦丽

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,其散文集《月满乡心》近日由海洋出版社出版。全书16万字,分为“山海行吟”、“黄水歌谣”、“花开无期”三辑。作品涉猎山野、土地、乡情、社会等多方视野。“乡心”,既是思乡之心也是大地之心。作家对大地之上山川河流、田野村落、五谷人事的一次次造访、叩问、怀念、思考,最后凝结成文字。秦锦丽的散文,语言优美、行文流畅、题材广泛、感情真实,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其文字像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一般,鲜活、蓬勃,富有生命。其笔下的人物及事件,大多经过实地采访,读来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,真实可信、感人肺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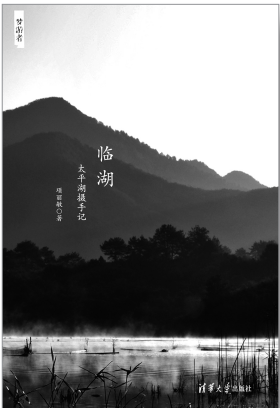
阿舍

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,其散文集《撞痕》近日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。《撞痕》的每一篇都思考着人的存在状态:内在与外在、个体与群体、灵魂与肉体、理想与现实……精神与实有相互间绵绵不绝地相互碰撞,从而带来生命往复不息的破碎与融合、变幻与更迭、死亡与新生。她的散文是个体与外部世界相遇时引起的各种反映,它们以种种斑痕的模样,抽象又确凿地印在生命里,然后转化为人的当下与存在。所谓“撞”,指的是那些最为强烈的生命片段,当它们被记录下来,每一次就拥有了不同的力量、痛感与美的向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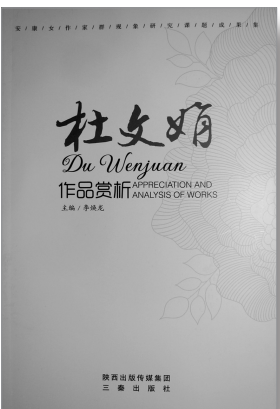
项丽敏

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,其新作《临湖:太湖摄影手记》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。本书通过灵性的文字和摄影作品,记录了作家在太湖湖畔独居的时光。作家用融身其中的方式对自然做出细致的观察、拍摄和描写,以诗性优雅的文字表达着皖南的自然之美与民俗风物之美。在她笔下和镜头中,有四时之景、昏晨之光,有草木枯荣、鸟兽迁徙,有村庄、田地、河流、花丛、矮树,飞鸟、浮云、游鱼……从山野日月星辰变换到万物生死轮回,从节气到农事,无不透出静谧和诗意。



杜文娟

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,以其作品为赏析研究对象的由李焕龙主编的文集《杜文娟作品赏析》,近日由三秦出版社出版。该书共计26万字,收录了国内众多评论家对杜文娟作品的评论文章。该书分为小说作品赏析、散文赏析、纪实赏析、宣传评介、网络热议5辑,论文集的评论文章挖掘出杜文娟不同作品的各自特色,为读者走进作家的艺术世界打通了一条斑斓的路径。



我思我写

找寻属于自己的可能性

在鲁院的日子越来越短。终于有一天我恍然意识到,这些特别的日子不能仅仅用埋头写作,它应该用来做更特别事情,比如说对艺术的思考与梳理。于是我暂停了长篇写作,沉浸到父思之中。这些年在现实泥沼里摸爬滚打,看似应接不暇的现实世界让我的想象力产生了惰性,并且日渐萎缩和匮乏,当我开始转向小说写作的时候,想象力的问题更加凸显,成为一个不可原谅的缺陷,让我时常陷入自责和沮丧之中。

我选择了玄思,进入一种绵延的思考。我想以这种不着边际的笨拙方式,锻炼、拓展想象力,找回那份被现实挤压掉了的本属于我的想象,尽可能地触摸和打通一些什么。在具体的现实中沉浸得太久,这份形而上的冲动让我欢喜,我常常忍不住有一种眩晕的感觉。在课堂上,在房间里,甚至在地铁里,我随时随地都在记录,那是一些驳杂的想法,丰富、凌乱,不知道最终会被写成什么样子。我说不清是在边想边写,还是在边写边想,想与写基本是同步的,甚至有些时候“想”是滞后于“写”的。这让我惊讶,也让我倍感振奋,看到了另一种书写的可能性。这些看似不接地的文字,它们在远离地面的地方打开一个隐秘出口,让我呼吸到了另一种空气,对脚下习以为常的土地有了全新的感知。记得元旦那天,我曾在日记里郑重写道:“这一年,可以虚和无封闭,不要接地气。”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我一定深刻地意识到了一些什么,只是它们还不成型,还没有成为如今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自觉追求。我想封闭自我,重新检视过往的事物,有些东西一定还没来得及弄懂,需要停下来好好地想一想,直到真正看清楚想明白。质问一直在心里,从来就不曾停止过。不需要别人给出答案,我将将回答自己,给自己一个交代。我把自己从巨大的现实中拔出来,像一粒被射出的子弹,飞起来,挣脱所有束缚,甚至拒绝目标的规约,它所要做的惟有飞起来,至于飞多高、飞向哪里,则完全不在理性思考的范畴内。我开始警惕理性,怕理性会成为另一种束缚;我也在限定感性的表达,怕失之肤浅。我不知道我最终会把这些

文字推向哪里,也不知道这些文字最终将把我带往何处,我迷恋这样一种漫无边际的书写,就像巨大的苍茫,看不到尽头的惦念。我记住了那些不错的书写状态,时间上的紧张,反而让闭抑的思考在与时间的抗争中呈现出一种更为活跃的品质,我不敢松哪怕一口气,怕一下子失去了那些未知的可能性。

这就是“在鲁院”系列文字的写作状态。这样一场写作,就像从自己的脉管里放血,疼痛中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快意,谦逊不再是我看重的所谓美德。我在文字中放纵了自己。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在爱着文学,我清楚我爱着的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虚无。那些夜里,独自面对电脑,我舍不得睡去,想跟这个虚无的存在多待一会儿再多待一会儿,一遍遍地播放那首汪峰的《北京北京》,把音量调到最高,有些激动,有些心酸,也有些悲怆。我在抢时间,时间也在抢我,失败是一个注定的结局。关于意义,关于幸福,自然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。无休止地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,是不是幸福的?在泰勒看来,西西弗斯的行为为一种典型的无意义的经验,他的人生要想成为有意义的,就必须成就某些事情——建造一间屋子或庙宇之类——而不是那样不停地推一块毫无用处的石头。

建造屋子或庙宇,这难道真的就是生存的意义吗?在岁月风尘中,多少建筑已经轰然倒塌、了无痕迹。

西西弗斯感觉自己才是幸福的。他没有把别人以为的幸福强加到自己身上,而是从别人对他的惩罚中体味到了愉悦。他在被动中把握主动,在瞬间里求得永恒,在荒谬中创造独属自己的意义。

我所追求的意义与价值,并非仅仅是形而上学的,它触手可摸,但不是泰勒所说的“房子”或“庙宇”,也许,它仅仅是一块被别人放弃的“石头”。

我还记得那些激情尚存的日子。用心过好每一天,认真对待每件事,对生活怀着怕和爱,不管现实多么艰难,

心里始终有梦。在梦想与现实的夹缝中,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个梦,它承载了我对价值的理解,对一份有尊严的生活的向往。若干年后,我在现实中越来越麻木,以至于淡忘了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份梦想,所有的转变和放弃都看似理所当然。当我离开那里很久以后,才开始回顾和梳理那段历程,原本已经淡忘的记忆在日记本里凸显出来,所有的事实都在指向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:最美好的青春年华,就这样消耗在那里了。一直以为自己是无悔的,当我回首,却被悔意击中。聊以自慰的是,那段时间积累了大量的卡片和札记文字,它们是一粒粒种子,终将发芽和成长,直到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树。

我曾一次次地忍不住修改那些以往写下的文字,无法容忍它们的局限和欠缺。后来我才意识到,那些文字代表了我的过去,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走过的路已经不能重新再走,文字其实也是无法修改的。留下真实的自己,让你可以据此辨认某个时段的你自己,也许这才是最为重要的。那些写下的文字,是你生命中的刻痕,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,你用心用力了,这已足够,真实比所谓完美更珍贵,更值得怀念。

人群中,我不想说话,不想加入到嘈杂的大合唱中。我就这样走下去,默默呵护心里的那粒种子,期待它在行走过程中长成一棵倔强的大树。远方是属于心中有爱和有信仰的人。笨拙的劳动。创造的欢愉。不合时宜的同情和悲悯,以及不近情理的拒绝。因为专注,蜗牛一样的前行速度,将会让你成为走得最远的那个人。

我一直在试图触摸想象的边际。漫无边际的触摸,让我变成想象空间里的一粒尘埃,同时具备了犹疑与坚定的表情。在东西南北之外,我寻找另外的方向。向着想象边际的一步步逼近,反而让想象的边际越退越远,越退越辽阔,我的寻找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拓展。这是不曾预料的收获。从此之后,我将对看似虚无的想象保持最坚实的信仰。我的想象曾经是桌角的水杯,盛满热气腾腾的水,在那些寒冷的冬夜一点点地凉却下来。那个水杯有着坚硬

的外壳,然而它脆弱得经不住一次简单的摔跌,它在我的书桌上散步,从来不曾走出书房,走向屋外更为宽广的世界。那时我的小小的心,就是整个世界;如今整个世界,已盛不下一颗小小的心。世界变幻,我却依然故我。我知道在我与世界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。

一些日子就这样过去了。世界越来越远,我越来越近。距离向我同时展示了两种可能,远到视线无力抵达,近到彻底失去了彼此打量的可能。一颗心,需要具备怎样的弹性,才可以适应这样的一种分裂的存在?曾经拒绝想象,现实的负重容不得浪漫与天真。我在现实的泥沼中越陷越深,无力自拔,想象作为一种力量,以拯救的姿态出现。当想象成为一种拯救,这个世界从此变得宽容。

一颗小小的心, 这个世界并不协调的脉动。是轻盈的,也是倔强的脉动。

我越来越远。世界越来越近。适度的“目盲”是必要的。这个缭乱的世界,不必一地地看见。闭上眼睛,更多地打开心灵,调动听觉,从众声中辨识那些来自心灵的声音,思考你所切身感受到的,而不是被表象所迷惑。眼睛对物象的选择和接纳,恰恰造成了对另一些事物的遮蔽。用心灵去看。其实心灵也不必完全打开,一扇虚掩的门最好。

写作是一个人的千军万马。在语言不曾抵达的地方,生活仍在继续。我不仅仅是峻岭和无谓的。在这个不易被感动的年代,我是一个时常热泪盈眶的人。我爱这个世界,爱这个世界的嘈杂和混乱,无助与坚持,也爱这个世界已经消逝的和将要消逝的分分秒秒。

那些任重道远的人,那些在艺术领地走得更深更远的人,常常是潜行的。而在热闹的路面上,拥挤着太多腾挪闪跃、左顾右盼和虚张声势的人。潜行,不仅仅是我期待的一种艺术状态,也是我在对于道路的基本态度。负重潜行,只为更加深远。

我所向往的理想生活,是紧迫的,也是从容的,兼具沉潜的品质与飞扬的神采。

李子胜

父亲,就是他的二爷爷。从13亿人口中,选出50人,参加鲁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习,同学们都觉得,短暂的4个月的同窗缘分已极其珍贵,而他们失联24年的姑侄俩,竟然出现在同一期作家班上,更属奇缘。

他们俩分别是我的鲁院同学——福建作家王炜炜,山东作家王月鹏。得知他们在鲁院认亲后,鲁院的同学们都争相分享他们的喜悦。同学们知道,他们的重逢,从数学概率上计算,比买彩票中几个亿的大奖还难。

我想,这位可敬的老人,对未曾谋面的孙儿月鹏的鼓励,对女儿的严格教育,让他们姑侄俩都走上了文学之路。他们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,他们积极生活,坚守理想,最终促成了这次珍贵的相认。

对坚守真善美的人们,生活自会回报。

东庄西苑

生活的回报

她的祖籍是山东,但她生于福建,父亲17岁参军,告别山东老家后,转战大江南北,在战火硝烟中,接受生与死的洗礼。她的父亲在淮海战役,在渡江战役,屡立战功,然后,复员,在福建省工作,娶妻,生下了她。她的记忆中,父亲一直是个领导干部,但她对父亲更多的了解,是父亲的慈爱、严厉、正直与清廉。成长中的记忆里,她更多地记着一家四口拥挤在不大的平房里,房间很小,放一张双人床、一张桌子后,在屋里转身都要小心翼翼;被虫蛀的木地板,如蜂巢一样。入夜,天花板上,总有活跃的老鼠们跑来跑去的窸窣声。而那时,父亲已经是法院的院长。

有一天,邻居阿姨告诉她,她家要搬到大院里住了。法院院内,有幢7层的家属楼,另有两座带院子的平房,一直都是院领导住。妈妈满心欢喜地开始收拾整理东西,准备搬家,可是时间一

天地过去,失望给希望泼下了一盆盆冷水——父亲又一次地把房子让出去了!

她对父亲抱怨地说:“让房、让房,让自己没有好房子住,让我被同学笑话。”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:“如果单位同志的住房都很差,而你家的住房最好,那说明什么?你该读过杜甫的‘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’吧,你应该好好学习诗人的胸襟。”

读高中时,她开始爱好文学了。工作后不久,父亲去世,她家搬到了厦门,她继续勤奋写作,发表了很多作品,也出版了长篇小说。2014年,她被推荐,走入了文学界的“黄埔军校”——鲁迅文学院,和来自全国各个省市的50位作家一起,开始为期4个月的学习。

他,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一个农村,从小家境贫穷,他听父亲念叨,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的奶奶一起生活,他的远在福建的二叔一直对他很关心,上学

的费用好多都是二叔资助的。读小学时,他竟然接到了这位军旅出身、身经百战的二爷爷的亲笔信。在信里二爷爷鼓励他好好学习,从此,他开始与从未谋面的二爷爷通信,一直坚持到初中,也就是二爷爷去世那一年。那些信件,他一直珍藏至今。

二爷爷去世后,他和二爷爷家从此失联24年。

24年后,他已经是山东省作协的签约作家,被省作协推荐到鲁迅文学院学习,他和她成了同学。入学一个月来,他和她从未说过一句话,彼此不认识,以为就是普通的同学,各自忙碌在自己的写作中。

在2014年4月10日,也就是鲁迅文学院入学刚满一个月的时候,一切发生了改变。一次同学聚餐,不经意的聊天,他得知她祖籍山东烟台,他敏感地询问了她的一些情况,他惊喜地得知,她的

